

第三回 甘不朵誤入湘妃祠 辛荊燕大開紅藥社

詞曰：

大雅久不作，為訪揚州鶴。偶然唱和到湘妃，錯錯錯。旗列佳聯，人分美對，鑼歌韻腳。
慢道都無著，風流原有托。問誰名最著香奩，確確確。人是古釵，樓題金帶，社名紅藥。

右調《醉春風》

話說甘頤在刁家宿了，到次日起來，就要回家。刁直因事不曾妥當，哪裡肯放他。不一時強知也來了，又傳府尊之命，催他速見宗師討個示下，以便好回文書。甘頤沒奈何，等不得送學，只得寫了一個手本，仍是青衣，來叩謝宗師。門上傳進手本去。宗師因自拔了甘頤一個少年真才，又由此看破了府裡的弊端，心下甚是喜歡，故一見了甘頤的手本，就喚了進去。

及甘頤進見，又見他不穿藍衫，還是青衣，見他謙虛，更加歡喜。甘頤走到滴水槽前，朝上恭恭敬敬拜了四拜，就稟說道：「童生甘頤，已遭斥逐，又獲罪愆，自分必無生理。不意乃蒙宗師老爺天高地厚之恩，不加痛責，反曲賜成全，又不意破格垂青，直待以國士，使甘頤他生銜結，亦不足以報高厚之萬一，唯此九叩，少表寸心。」宗師因命他起來，又自出位走近堂下立著與他說道：「本道奉朝廷簡書，來此考較一番，也指望拔取幾個青年奇雋之士，聯捷而去。上以彰朝廷得士之榮，下以成文字相知之雅。不期皆被府縣蒙蔽，才者不取，所取者又盡非才，以致本道不能拔一英俊。若非前日廟中偶遇，則本道何以得親於子？及昨按考諸縣，盡皆襍線，無一長材，故不得不借子冠軍。而荒謬不堪者，不可勝舉，本道因檢幾卷最不堪者，發到府中使之知愧，且命他解送眾童生的原卷上來。如果不堪，須痛懲他一番，以儆戒將來，也可泄前日遺失賢契之氣。」甘頤聽了，因復跪稟道：「此實宗師老爺憐才盛心，可使一省孤寒感泣。但事由童生而起。今蒙宗師老爺破格作養童生，又蒙發下許多荒謬卷子，而府尊已萬分知愧。宗師老爺若再懲治荒謬童生，童生無恥，何足輕重，竊恐府尊則過於不堪矣。又慮府尊乃童生公祖，童生身家性命，皆有關係。設府尊受辱深而遷怒童生，則童生又不堪矣。伏望宗師老爺，寬恩回念，則情法俱伸矣。童生銜恩莫報，安敢再乞鴻恩。但蒙宗師老爺有洩氣之言，不啻天地父母，故童生不敢不披露肝膽。」施宗師聽了大喜道：「賢契不獨才思過人，而氣量又加人一等矣。既賢契如此說，只得屈法以成賢契之美。只是造化了這幾個不識字的童生了。」因又發一張牌到府裡來，上寫著：「荒謬諸童，本當重懲，念係作人，姑免解究，仰府痛加申飭。」

甘頤見牌行下府，方再三叩謝辭出。回到刁家報知其事，刁直方放下了一塊石頭。謝禮便不提，只是藍衫、頭巾、皂靴，既已說出，不好改口，只得送與甘頤帶回。強知見學道文書上，有「仰府痛加申飭」一句，又騙了刁直兩名水手二十四兩頭，方才完帳。

甘頤回到家中，將前事細細與母親妹子說知，大家歡喜無盡。甘夢道：「這丑驢出丑，不足為奇，卻妙在恰恰出在哥哥手裡，明日再不好又到這裡來裝腔了。」

甘頤過了幾日，送學的事俱完了，在家閒著，因又與妹子商量道：「我與妹子生於西南一隅，又僻居村野，讀了這幾句書，做得兩篇文章詞賦，便自認做個佳人才子了。前日在刁家，遇著一個姓強的朋友，他是揚州人。說起遍揚州的女子，不論大家小戶，皆成群作隊地結社做詩，把做詩只當兒戲。女子如此，男人一發可知。由此說來，我與妹子，豈不是坐井觀天。我想秋試尚在明年，母親又幸康健，家中又無外事。況哥哥如今又做了秀才，出門又覺膽大，何不前去一遊，也完了從前遊學之念。」甘夢道：「哥哥意欲往游，固無不可，但所說遍揚州女子，皆能詩文，此尚不足深信。」甘頤道：「妹妹何以知之？」夢娘道：「我想古今才子，必具天地之精華而後生，而天地精華，豈能如布帛菽粟遍地而生也。所傳才女，間生一二，或者有之，哪能有大家小戶皆然之理。所以稱盛者，不過如刁直之東施效顰耳。哥哥此去，定須細訪真才，萬萬不可為虛名所惑。」甘頤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因與母親說知。田氏道：「前日我許你去者，因府中不取，功名無路，故任你去游訪。今已進學，只消在家埋頭讀書，以圖上進，又去游些什麼？」甘頤道：「在家也是讀書，遊學也是讀書，但覺遊學的耳目長、見聞廣，譬如前日府中不取，若坐在家中，安能進學。況男子的前程，甚遠甚大，又不獨一進學，故孩兒決意欲往，望母親允從。」夢娘又勸道：「哥哥志在遊學久矣，母親不必攔阻。」田氏只得聽了。甘頤遂收拾行李，拜別母親、妹子，依舊帶了蒼頭王芸而去。正是：

盡說男兒志四方，又誇上國去觀光。

誰知一片遨遊志，只為溫柔別有鄉。

甘頤自離了蜀中，隨路而來，原無正事。逢著名勝之地，必留連遊賞。一日到了湖廣武昌地方，瀏覽那些漢陽形勝與鸚鵡鳳流。就在一個臨江的閣上，沽了一壺獨酌。酌到半酣，心中暗想道：詞曲稱三楚精神，又佳人之美腰，稱為楚腰；又佳人之妙舞，稱為楚舞。則楚地亦佳麗之所鍾也。今過於此，須當細訪。因叫蒼頭王芸吩咐道：「你可去尋一個土人訪問他，這地方可有麗人相聚一處做詩社的麼？」王芸答應，去問了半日，方才走來回復道：「小的問土人，盡說道，東去十五里，有個重華村，村中有個湘妃大社，十分興頭。到了十五這日，村裡人皆來入社。也有作師的，也有作傳的，也有獻詞的，好不熱鬧。相公若要去，除非明日住一日，後日方是十五。」甘頤聽了大喜道：「湘妃自是娥皇女英了，結社以此為名，自然是一班閨秀了。既是村中的麗人皆來入社，又有作詩的，又有作賦的，又有獻詞的，自然形管生春，香奩吐彩，但不知可容閒人去看？」王芸道：「小的方才已問過，他們說看的人挨擠不開哩。」甘頤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莫說等一日，便等十日何妨？」吃完酒，算還酒錢，遂尋一個宿處住下，單等十五日。要看湘妃社麗人做會。正是：

話是一般說，聽為兩樣聽，

裡人傳作麗，笑殺是湘靈。

甘頤住在寓中閒等，心下暗思道：明日須帶了筆硯箋紙去，打聽他社中有甚好題目，雖不好明人去與他們對作，也須做幾首，帖在他社會的門外，使他們看見，將我甘頤的名字，在眾閨秀中去傳一傳，也不枉來此一番。算計定了，引次日清晨起來，打賬就去。因想道：美人社會，調脂弄粉，整佩明妝，料不能早。等朝飯吃了，方叫王芸攜了文房四寶，緩緩地步到重華村來，到了村口，因問人道：「這村中的湘妃大社在於何處？」村人用手指著道：「湘妃廟，進村去就是。廟門前有一對旗桿，」

會之期，甚是熱鬧，相公想是要去耍耍了。」甘頤聽了，因步入村來。進村不幾步，早望見黃旗，到了旗下看時，不是人家，卻是湘妃的一座廟宇。心下忖度道：美人結社做詩，難道就沒個大鄉宦人家，為何老遠的直到這裡？又想到：此不過是重湘妃之美名耳。因走入廟中細看。

廟宇雖然高大，入去也有兩三層，卻直籠統的不分個內外，旁邊又無曲房別院。因暗想道：許多麗人來，叫她住在哪裡？正在沉吟，忽廟門外鑼鼓喧天，無數鄉人，男男女女，一陣一陣的都擁入廟來。也有人抬著豬羊酒果，用巫師祝贊的。也有挑著豬頭三牲，就叫廟祝祈禱的，紛紛不一，竟將一座廟都塞滿了。甘頤看見，方醒悟是錯聽裡人為麗人，誤認會社為詩社。自肚裡暗暗好笑，急要走向，爭奈一起去了，又一起來，廟門擁擠不開，等了兩三個時辰，方才擠了出來。一路走回，肚裡又氣又惱又好笑，因題一首《柳梢青》的詞兒，以自嘲道：

鄉人酬謝，誤認佳人開社。載筆歸來，凝眸側目，指望竊蘭偷麝。

野描村畫，剛覓得一個笑人詩靶。仔細追求，虛名惑眾，湘妃之詐。

甘頤自嘲自笑，又自想道：莫非揚州也是這一般光景？既然已來矣，沒個不往之理。因叫王芸收拾行李，竟往揚州而來。且按下不提。

卻說揚州，古稱廣陵，從來繁華，又兼世際太平，一發繁華。服飾無非羅綺，飲食無非珍饈，觸耳儘管弦之聲，到服皆佳麗之色。故人家的女子，自小兒便修眉畫眼，扯鬢垂鬟，洗刷得如一泓秋水。到了十五六歲，雖只三分顏色，便已成十分美貌。故娶小置妾，皆以揚州為淵藪。初不過以容貌別妍媸為貴賤，到後來又以能吹簫、善度曲為貴。及吹簫度曲者多，則又以讀得幾首詩、寫得幾個字兒為貴了，一時成了風俗。故仕宦人家的小姐，皆不習女紅，盡以筆墨生香奩之色，題詠為蛾眉之榮，若古人所稱題桐詠雪，皆尋常事也。

且說江都縣，有一大鄉宦，姓辛名受，曾做過北京國子監祭酒。因為人古直，不願為官，就請告了來家。夫人井氏，生了一女一子。女兒叫做辛古釵，別字荊燕，人順口就稱作荊娘。兒子叫做辛發，別字解慍。這荊娘比辛發長兩歲，是姐姐。這荊娘生得風流香豔，妖嬈嫵媚，是不必說的。只她這一支筆，要詩就詩，要詞就詞，要文就文，要賦就賦。做出來生香流豔，戛玉敲金，又遍揚州城裡城外，無一人及得她來。就是兄弟聰明出眾，又有明師益友朝夕切磋，而詩文妙處大半還是荊娘指點之功。故辛發雖是兄弟，而敬重姐姐更過於師友。一時大鄉宦要聘荊娘做兒媳的不少。只因荊娘眼睛高，看得這些貴家公子直如豚犬，所以至今一十八歲，尚未許人。父母見他兄弟才美過人，愛之如寶。

三年前，曾有一個翰林，與辛受是同年同門，又最相好。這翰林有個公子，十八歲就中了舉人，自誇才學無比，送了卷子與辛受看，就要求荊娘為媳婦。辛受看卷子，十分中意，已滿口應承，叫夫人拿卷子與女兒看道：「這卷子做得精采四射，明春定是聯捷。」荊娘看了笑一笑道：「文字雖有可觀，但精已散矣，氣已竭矣，告歸心急，只怕未必等得聯捷。」辛受聽了，還不深信，因許他春闈後納聘。不期這舉子，因好酒貪花，將要入場已害弱病死了，辛受見女兒眼力如神，故擇婿與兒子定親，皆聽她所為，竟不來管她了，故荊娘得以專主。說親的媒婆，見東也不成，西也不許，因請問道：「不知小姐要怎樣郎君方才中意？」荊娘道：「也不甚難，只要果然讀過兩行書，拿得一支筆動，寫得出幾句詩文，到人眼睛裡，不叫人將口笑破便罷了，誰敢十分去求全責備。」媒婆笑道：「小姐說得倒甚容易，哪家的郎君不讀兩行書，哪個讀書郎君拿不動一支筆，哪個拿筆的郎君寫不出幾句詩文？只怕這幾句詩文到了小姐眼睛裡，小姐又忍不住要將這紅滴滴的櫻桃口兒笑破哩，豈不又難了？」荊娘道：「杜詩說，『筆落驚風雨，詩成泣鬼神。』才人落筆，風雨且驚；才人詩成，鬼神且泣，又誰敢笑？敢笑者，自是盲生瞎死，一輩肉肉兒郎也。媽媽為何單與此輩往來，而竟不知天地間原有才子，轉道我不近人情，豈不又要惹人笑了？」媒婆們沒得說，只得去了。正是：

聽非的確見非真，浪說胡傳是矮人。

所以好花能自主，不隨蜂蝶損花神。

荊娘每每自想道：我的婚姻，父母聽我自擇，一時不能如意，遲速聽天可也。但兄弟親事，父母也交在我身上，卻是誤他不得。他今年才十六歲，雖做親尚可少緩，然擇配也是一樁急事了。又想到：人家淑秀，靜處閨中，他又不便求售，我又無計窺探，她之妍媸美惡，何以得知？訪之冰人月老，不獨言語不實，又且識見不精，如何敢輕於聽信，倒也費人尋思。尋思了許久，忽然有悟道：

「何不稟過父母，在後面金帶樓上，開一個紅藥詩社。訂一個日期，多寫報帖，貼於鬧市。遍報揚州合城內外，不論鄉紳白屋，富室貧家，凡有奇才女子，能詩能文者，俱請來入社，拈題分韻，以角香奩之勝。如此招邀，則僕僕往來，非無因炫玉；不動聲色，而有路窺鄰。倘若借此得淑女於河洲，以完吾弟琴瑟之願，豈非樂事？倘腕墨有靈，且可流芳香於彤管，以高蛾眉之聲價，尚別有機緣未可知也。選婚擇配，計莫妙於此矣。」算計定了，因細細告知父母。辛受與井氏俱大喜道：「此舉不但可以為兄弟擇配，閨人結社，亦是千秋的佳話。但既邀來人家閨秀，有才無才，須好待之，不可恃才驕傲，令人不堪。」荊娘領命，遂寫了許多報條，叫家人分貼於揚州內外的鬧市之中。上寫著：

瓊花觀東辛祭酒家，辛荊燕小姐，於本宅金帶樓上，大開紅藥詩社。訂期於每月初三、十三、二十三，遍請合郡奇才淑女，彩筆闈人，同臨題詠，以著一日芳名，聊續千秋佳話。河洲廣遠，流彩無方，謹此陳情，願言命駕。

報條貼了，就將金帶樓收拾得詩書充棟，翰墨連楹，畫圖四壁，琴劍滿牀，几案上筆精墨良，窗牖間箋珍紙貴。入其中，何殊學士登瀛；居其上，不異公孫開閣。觸目琳琅，無一痕金釵之氣；盈眸古玩，盡都是君子之風。荊燕又邀了幾個親眷家的鄉宦小姐來社中，或收或閱，分任其事。

至期蛾眉交集，蟬鬢縱橫。初來到茶香清敘，拈題時果餅傳供，詩成後盛筵款待。往來的香車雜沓，送迎的珠翠繽紛。到次日，傳詩送閱，奔馳道路。也有偷觀的，也有竊看的，也有借抄的，也有傳誦的。一時轟然以為盛事。傳便傳，盛便盛，然細細看來，卻都是下裡巴人，並無一卷陽春白雪，入得荊娘之眼。荊娘甚不快暢，然沒法奈何，只得耐著心性，日望一日。

卻說甘頤此時，恰恰正到了揚州。才進得城門，早看見荊燕小姐這張報條，忙駐足看了一遍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強不知之言之不虛矣。」因叫王芸就在二十四橋旁邊，借了一個小庵兒住下，因問庵僧道：「這辛祭酒老爺，還是現任的，還是過世的？」庵僧道：「也不是現任，也不曾過世，年紀只好五十歲，懶於做官，正請告在家。」甘頤道：「這金帶樓，想是他做知府時蓋造的了？」庵僧道：「不是不是，我這揚州地方，土產芍藥。這芍藥有三十二種，唯金帶圍者最佳而不易得。唯宋韓琦在此守郡時，偶開了四朵，後來大拜，相傳以為花瑞。今辛老爺園中多種芍藥，造樓觀看，故題名金帶，欲應其瑞。」甘頤聽了，因點頭道：「是了是了。」故她病

小姐開的是紅藥詩社。」因又問道：「老師可知辛老爺家這位荊燕小姐，今年多大年紀了，可曾許配人家？」庵僧道：「聞得小姐荊燕，才一十八歲，因眼睛高，看人不上，故尚未許聘。」甘頤聽見是真，就像問水尋著了源頭，尋山已察識徑路，好不歡喜。因送了庵僧些香金，將行李放妥。

到了次日，遂帶了王芸，到辛祭酒門前打探。這日雖不是社期，卻也有婆子並青衣小環，手持詩卷，出出入入。甘頤因是外方人，不便上前去借看，只得忍耐著，暗暗著急，走來走去，悶不過，忽見瓊花觀斜對門，有一個酒肆，甚是清幽，因走進去，要沽一壺獨酌。不期隔座，先有四五個少年，也在那裡飲酒。說的正是紅藥詩社之話。甘頤因銜杯細聽。只見一個說道：「詩雖各有長短，看來看去，還是辛荊燕的又香又豔，又老到又風流，真要算天下女子中的奇才了。」又一個道：「莫說女子中，就是揚州合城的少年子弟，哪一個敵得她來。」又一個道：「若有少年敵得她來，幾早嫁去了，也等不到今日。」又一個說道：「要娶她的春夢，我是不敢做了，但要求她寫一柄扇子，卻是少不得的。」又一個問道：「你央哪一個去求？」那個道：「陳兵備的夫人，是我表姑母，央她去求，決然肯的。」又一個道：「不消走這遠路，我有一條捷徑，包管一求便有。」那個問道：「既有捷徑，何不見教？」這個道：「你道捷徑在哪裡，就是磚街上黎媽的女兒黎小三青姐。」那個道：「你怎麼得知？」這個道：「我前夜同朋友在她家吃酒，見她手裡拿著一把扇子，是辛小姐寫的。問起來，才曉得她時常在辛衙走動，辛小姐甚是愛她，每每教她識幾個字兒。」那個道：「路雖捷，只怕娼妓家求來的，終不大雅，我還是央我姑母的為妙。」眾少年說說笑笑，吃完酒都去了。

甘頤聽了，不勝歡喜道：「原來有這條門路。雖也無用，且借她的扇子看一看，看她才思何如，再作區處。」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俏何郎不敷粉而塗脂，莽書生不窺鄰而入幕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兩交婚小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